

背影·匆匆

朱自清散文精选集

◎ 朱自清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朱自清



背影·匆匆

朱自清散文精选集

阅读经典篇章，体会流年匆匆、人生清浅
代表朱自清散文
最高成就的

9 精选

他，清华北大中文系教授，
一位散文作品入选中学教材最多的作家，
其作品被誉为“白话美文的典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背影·匆匆: 朱自清散文精选集 / 朱自清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113-4355-0

I. ①背…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10448号

• 背影·匆匆: 朱自清散文精选集

著 者 / 朱自清

责任编辑 / 月 阳

责任校对 / 孙 丽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87毫米 × 1092毫米 1/16 印张 / 22.5 字数 / 500千

印 刷 /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4355-0

定 价 / 35.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 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传真: (010) 64439708

发行部: (010) 64443051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前言

朱自清先生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封建家庭，自幼饱读诗书，6岁时举家搬迁到扬州定居，因而自称“扬州人”。1916年，朱自清先生开始接受现代化教育，先是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即后来的扬州中学），随后又进入北大哲学系学习。完成学业之后，朱自清先生在江浙各地做了5年中学国文教员。1925年，清华大学开设大学部，经好友俞平伯推荐，得以执教于清华园。抗战爆发后，他随清华大学迁入昆明，任西南联大教授。1946年，又随清华大学迁回北平，仍为中文系教授及主任，直到1948年8月12日去世。

对于朱自清先生毕生的散文成就，著名学者杨振声先生曾经评价说：“近代散文本早已撕破了岸然道貌的假面具，摘去了假发，卸下了皂袍，与一切问题短兵相接，与人生日常生活相厮混，共游戏。一句话，它不再装腔作势，为传道者与说理者作工具，而只是每个人宣情达意的语言符号……朱自清的散文都做到了，不但做的到，而且做得好。所以，他的散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便已在领导着文坛。”

而对于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坛来说，鲁迅先生曾经在“五四”时期做出评价，认为这一时期最成功的文学形式，便是散文和小品（见鲁迅先生的《小品文的危机》）。并且就中国散文的发展史来看，“五四”时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而朱自清先生就是这一时期表现最抢眼，同时也是贡献最大的代表人物，以至于他的名字从此和中国散文联系在一起。

说起朱自清先生的创作经历，却要从诗歌开始，比如他创办了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本诗刊，创作了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抒情长诗《毁灭》等。此外，在古典文学、语文教育、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领域，先生都做出了卓

越贡献。1923年，朱自清先生开始转而创作散文作品，并很快以《歌声》一文轰动文坛，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散文史上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朱自清先生还是一位积极的民主斗士，散文也就成了他最锋利的武器。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中国历史从此进入“黑暗时代”，先生的散文立即开始为正义而战，一举改变了之前的纯文学道路。其风格也从瑰丽多彩转为朴实幽冥，被称为——忆之路，这同时也显现出了先生的人生和创作轨迹。

抗日战争爆发后，视真理为毕生追求的朱自清先生愤懑不已，但是日寇的铁蹄又让一介文人的他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先生只得长期躲在书斋当中，将满腔怒火倾注笔端。当然，也正是因为如此，朱自清先生在这一时期写出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对当时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五四”时期的中国散文，有俞平伯先生的绵柔缜密，也有徐志摩先生的艳丽卓绝，有冰心先生的灵韵飘逸，也有周作人先生的隽永剔透。然而，面对如此强大的文豪阵容，朱自清先生却以朴实清幽大放异彩，其文章不仅没有被遮掩光彩，反而让其他各散文大家隐隐有绿叶衬托鲜花之势。此外，先生对于白话文运动持积极响应态度，所以其散文作品对于白话文运动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终树立了我国现代美文的标准和规范。

本书收录了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几乎所有散文类作品，来源于先生在各个时期编辑出版的作品集，以及一些散布在各时期刊物上的零星作品。为了保留朱自清先生文章的原貌，本书在字词修饰上没有按照现代汉语语法规则加以修正。需要敬请原谅的是，由于先生的作品年代久远，并且历经数次社会动荡，其踪迹也辗转了祖国各地，世界各角，本书收录的作品难免有不全之憾。

目录

卷一 踪迹篇

匆匆	二
歌声	三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四
温州的踪迹	一〇

卷一 背影篇

女人	一六
背影	二一
阿河	二三
白采	二九
荷塘月色	三一
一封信	三三
旅行杂记	三六
说梦	四二
海行杂记	四五

卷二 欧游杂记篇

威尼斯	五〇
罗马	五四
瑞士	六〇
荷兰	六五
柏林	七〇
莱茵河	七五
巴黎	七八

卷四 你我篇

扬州的夏日	九四
看花	九六
论无话可说	九九
给亡妇	一〇一
你我	一〇五
谈抽烟	一一六
冬天	一一八
择偶记	一二〇
潭柘寺 戒坛寺	一二二

卷五 伦敦杂记篇

三家书店	一二六
文人宅	一三二
博物院	一三七
加尔东尼市场	一四二
吃的	一四四
乞丐	一四八
圣诞节	一五一
房东太太	一五四

卷六 标准与尺度篇

动乱时代	一六〇
什么是文学	一六三
低级趣味	一六六
鲁迅先生的中国语文观	一六八
论诵读	一七一
诵读教学与“文学的国语”	一七六
古文学的欣赏	一七九
现代人眼中的古代	一八三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	一八八
日常生活的诗	一九一

卷七
论雅俗共赏篇

论书生的酸气	一九四
美国的朗诵诗	二〇一
常识的诗	二〇九
诗与话	二一七
歌谣里的重叠	二二二
禅家的语言	二二五
论老实话	二二九
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	二三三

卷八
语文影及其他篇

说话	二四二
沉默	二四五
如面谈	二四八
人话	二五五
论废话	二五七
很好	二六〇
是喽嘛	二六四
不知道	二六六
话中有鬼	二七一
正义	二七四
论自己	二七七
论别人	二八〇
论诚意	二八三
论做作	二八六
论青年	二八九
论轰炸	二九二
论东西	二九四

卷九 集外篇

刹那	二九八
课馀	三〇一
文学的美	三〇三
《吴稚晖先生文存》	三〇八
翻译事业与清华学生	三一二
白马湖	三一六
春	三一八
论说话的多少	三二〇
买书	三二三
松堂游记	三二五
初到清华记	三二七
北平沦陷那一天	三二九
重庆一瞥	三三一
我是扬州人	三三三
我所见的清华精神	三三七
刘云波女医师	三三八
文物·旧书·毛笔	三四一
南行杂记	三四五

附录

朱自清生平作品详录	三四八
-----------	-----

卷一
踪迹篇

《踪迹》是朱自清先生的一本诗与散文合集，最早于1924年12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该合集分为两辑，第一辑是新诗，第二辑是散文，本卷只选取其散文部分，共计一篇。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歌声

昨晚中西音乐歌舞大会里“中西丝竹和唱”的三曲清歌，真令我神迷心醉了。

仿佛一个暮春的早晨，霏霏的毛雨默然洒在我脸上，引起润泽，轻松的感觉。新鲜的微风吹动我的衣袂，像爱人的鼻息吹着我的手一样。我立的一条白矾石的甬道上，经了那细雨，正如涂了一层薄薄的乳油，踏着只觉越发滑腻可爱了。

这是在花园里。群花都还做她们的清梦。那微雨偷偷洗去她们的尘垢，她们的甜软的光泽便自焕发了。在那被洗去的乳艳下，我能看到她们在有日光时所深藏着的恬静的红，冷落的紫，和苦笑的黑与绿。以前锦绣般在我眼前的，现在都带了黯淡的颜色。——是愁着芳春的消逝么？是感着芳春的困倦么？

大约也因那濛濛的雨，园里没了浓郁的香气。涓涓的东风只吹来一缕缕饿了似的花香，夹带着些潮湿的草丛的气息和泥土的滋味。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又时时送过些新插的秧，少壮的麦，和成荫的柳树的清新的蒸气。这些虽非甜美，却能强烈地刺激我的鼻观，使我有愉快的倦怠之感。

看啊，那都是歌中所有的：我用耳，也用眼，鼻，舌，身，听着；也用心唱着。我终于被一种健康的麻痹袭取了。于是为歌所有。此后只由歌独自唱着，听着，世界上便只有歌声了。

1921年11月3日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①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来了。我们雇了一只“七板子”，在夕阳已去，皎月方来的时候，便下了船。于是桨声汨汨，我们开始领略那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里的船，比北京万牲园，颐和园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扬州瘦西湖的船也好。秦淮河的船约略可分为两种：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谓“七板子”。大船舱口阔大，可容二三十人。里面陈设着字画和光洁的红木家具，桌上一律嵌着冰凉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镂颇细，使人起柔腻之感。窗格里映着红色蓝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致的花纹，也颇悦人目。“七板子”规模虽不及大船，但那淡蓝色的栏杆，空敞的舱，也足系人情思。而最出色处却在它的舱前。舱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顶，两边用疏疏的栏杆支着，里面通常放着两张藤的躺椅。舱前的顶下，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但好歹总还你一个灯彩。这灯彩实在是最能勾人的东西，夜幕垂垂地下来时，大小船上都点起灯火。从两重玻璃里映出那辐射着的黄黄的散光，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悠然的间歇的桨声，谁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大小船儿如何载得起呀？我们这时模模糊糊地谈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艳迹，如《桃花扇》及《板桥杂记》里所载的。我们真神往了。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① 即俞平伯。

秦淮河的水是碧阴阴的，看起来厚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么？我们初上船的时候，天色还未断黑，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我们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纸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灯火明时，阴阴的变为沉沉了。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我们坐在舱前，因了那隆起的顶棚，仿佛总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于是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我们，看着那些自在的湾泊着的船，船里走马灯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远了，又像在雾里看花，尽朦朦胧胧的。这时我们已过了利涉桥，望见东关头了。沿路听见断续的歌声，有从沿河的妓楼飘来的，有从河上船里度来的。但它们经了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着到我们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她们的歌声，而混着微风和河水的密语了。于是我们不得被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声里了。从东关头转弯，不久就到大中桥。大中桥共有三个桥拱，都很阔大，俨然是三座门儿。使我们觉得我们的船和船里的我们，在桥下过去时，真是太无颜色了。桥砖是深褐色，表明它的历史的长久。但都完好无缺，令人太息于古昔工程的坚美。桥上两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间应该有街路？这些房子都破旧了，多年烟熏的迹，遮没了当年的美丽。我想象秦淮河的极盛时，在这样宏阔的桥上，特地盖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丽丽的，晚间必然是灯火通明的。现在却只剩下一片黑沉沉！但是桥上造着房子，毕竟使我们多少可以想见往日的繁华，这也慰情聊胜无了。过了大中桥，便到了灯月交辉，笙歌彻夜的秦淮河，这才是秦淮河的真面目哩。

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晕着的灯光，纵横着的画舫，悠扬着的笛韵，夹着那吱吱的胡琴声，终于使我们认识绿如茵陈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觉夜来的独迟些。从清清的水影里，我们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桥外，本来还有一座复成桥，是船夫口中的我们的游踪尽处，或也是秦淮河繁华的尽处了。我的脚曾踏过复成桥的脊，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但是两次游秦淮河，却都不曾见着复成桥的面。明知总在前途的，却常觉得有些虚无缥缈似的。我想，不见倒也好。这时正是盛夏。我们下船后，借着新生的晚凉

和河上的微风，暑气已渐渐消散。到了此地，豁然开朗，身子顿然轻了——习习的清风荏苒在脸上，手上，衣上，这便又感到了一缕新凉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没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热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却尽是这样冷冷地绿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声的扰扰，总像隔着一层薄薄的绿纱面幕似的。它尽是这样静静的，冷冷的绿着。我们出了大中桥，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将船划到一旁，停了桨由它宕着。他以为那里正是繁华的极点，再过去就是荒凉了，所以让我们多多赏鉴一会儿。他自己却静静地蹲着。他是看惯这光景的了，大约只是一个无可无不可。这无可无不可，无论是升的沉的，总之，都比我们高了。

那时河里热闹极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来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边，我们的船自然也夹在其中。因为这边略略的挤，便觉得那边十分的疏了。在每一只船从那边过去时，我们能画出它的轻轻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们的心上。那时处处都是歌声和凄厉的胡琴声，圆润的喉咙，确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涩的，尖脆的调子能使人有少年的感觉，也正可快我们的意。而竞发的喧嚣，抑扬的不齐，远近的杂沓，和乐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谐音，也使我们无所适从，如随着大风而走。这实在因为我们的的心枯涩久了，变为脆弱，故偶然润泽一下，便疯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确也腻人，即如船里的人面，无论是和我们一堆儿泊着的，无论是从我们眼前过去的，总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张圆了眼睛，揩净了眵垢，也是枉然。这真够人想呢。在我们停泊的地方，灯光原是纷然的，不过这些灯光都是黄而有晕的。黄已经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晕，便更不成了。灯愈多，晕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黄的交错里，秦淮河仿佛笼上了一团光雾。光芒与雾气腾腾的晕着，什么都只剩了轮廓了。所以人面的详细的曲线，便消失于我们的眼底了。但灯光究竟夺不了那边的月色，灯光是浑的，月色是清的，在浑沌的灯光里，渗入了一派清辉，却真是奇迹！天是蓝得可爱，仿佛一汪水似的，月儿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两株的垂杨树，淡淡的影子，在水里摇曳着。它们那柔细的枝条浴着月光，就像一只只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缠着，挽着。又像是月儿披着的发，而月儿偶然也从它们的交叉处偷偷窥看我们，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样子。岸上另有几株不知名的老树，光光的立着，在月光里照起来。却

又俨然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远处——快到天际线了，才有一两片白云，亮得现出异彩，像美丽的贝壳一般。白云下便是黑黑的一带轮廓，是一条随意画的不规则的曲线。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风味大异了。但灯与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缠绵的月，灯射着渺渺的灵辉，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们了。

这时却遇着了难解的纠纷。秦淮河上原有一种歌妓，是以歌为业的。从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类。每日午后一时起，什么时候止，却忘记了。晚上照样也有一回，也在黄晕的灯光里。我从前过南京时，曾随着朋友去听过两次。因为茶舫里的人脸太多了，觉得不大适意，终于听不出所以然。前年听说歌妓被取缔了，不知怎的，颇设想了几次——却想不出什么。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觉得颇是寂寥，令我无端的怅怅了。不料她们却仍在秦淮河里挣扎着，不料她们竟会纠缠到我们，我于是很张皇了。她们也乘着“七板子”，她们总是坐在舱前的。舱前点着石油汽灯，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纤毫毕见了——引诱客人们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舱里躲着乐工等人，映着汽灯的余辉蠕动着，他们是永远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约都是二人，天色一黑，她们的船就在大中桥外往来不息的兜生意。无论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来兜揽的。那晚不知怎样，忽然轮着我们的船了。我们的船好好的停着，一只歌舫划向我们来的，渐渐和我们的船并着了。铄铄的灯光逼得我们皱起了眉头，我们的风尘色全给它托出来了，这使我蹑蹑不安了。那时一个伙计跨过船来，拿着摊开的歌折，就近塞向我的手里，说，“点几出吧”！他跨过来的时候，我们船上似乎有许多眼光跟着。同时相近的别的船上也似乎有许多眼睛炯炯的向我们船上看着。我真窘了！我也装出大方的样子，向歌妓们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强将那歌折翻了一翻，却不曾看清了几个字，便赶紧递还那伙计，一面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们……不要。”他便塞给平伯。平伯掉转头去，摇手说，“不要！”那人还腻着不走。平伯又回过脸来，摇着头道，“不要！”于是那人重到我处。我窘着再拒绝了他。他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释了重负一般。我们就开始自白了。

我说我受了道德律的压迫，拒绝了她们，心里似乎很抱歉的。她们于我们虽然没有很奢的希望，但总有些希望的。我们拒绝了她们，无论理由如何充

足，却使她们的希望受了伤，这总有几分不做美了。至于我自己，更有一种不足之感。我这时被四面的歌声诱惑了，降服了。但是远远的，远远的歌声总仿佛隔着重衣搔痒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痒处。我于是憧憬着贴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来时，我的憧憬，变为盼望。我固执的盼望着，有如饥渴。虽然从浅薄的经验里，也能够推知，那贴耳的歌声，将剥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个平常的人像我的，谁愿凭了理性之力去丑化未来呢？我宁愿自己骗着了。不过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镜，而我的感情却终于被它压服着，我于是有所顾忌了，尤其是在众目昭彰的时候。道德律的力，本来是民众赋予的。在民众的面前，自然更显出它的威严了。我这时一面盼望，一面却感到了两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义上，接近妓者总算一种不正当的行为；二，妓是一种不健全的职业，我们对于她们，应有哀矜勿喜之心，不应赏玩的去听她们的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两种思想在我心里最为旺盛。她们暂时压倒了我的听歌的盼望，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绝。那时的心实在异常状态中，觉得颇是昏乱。歌舫去了，暂时宁靖之后，我的思绪又如潮涌了。两个相反的意思在我心头往复：卖歌和卖淫不同，听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们既被逼的以歌为业，她们的歌必无艺术味的。况她们的身世，我们究竟该同情的。所以拒绝倒也是正办。但这些意思终于不曾撇开我的听歌的盼望。它力量异常坚强，它总想将别的思绪踏在脚下。从这重重的争斗里，我感到了浓厚的不足之感。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盘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宁了。唉！我承认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平伯呢，却与我不同。他引周启明先生的诗，“因为我有妻子，所以我爱一切的女人，因为我有子女，所以我爱一切的孩子。”他因为推及的同情，爱着那些歌妓，并且尊重着她们，所以拒绝了她们。但他也是想听歌的，虽然不和我一样，所以在他的心中，当然也有一番小小的争斗。至于道德律，在他是没有什么的。因为他很有蔑视一切的倾向，民众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觉着的。这时他的心意的活动比较简单，又比较柔弱，故事后还怡然自若，我却不能了。这里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们谈话中间，又来了两只歌舫。伙计照前一样的请我们点戏，我们照前一样的拒绝了。我受了三次窘，心里的不安更甚了。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船夫大约因为要赶第二趟生意，催着我们回去，我们无可无不可的答应